

司
成
遺
翰

司成遺翰引

神祖司成公存蜀稿傳久無遺翰則
抒蜀稿所遺不傳者也稿一劍於姑
孰故宋伯岑泉深公詮次出秦劍閣
劍皆是也再劍於魏博今中丞畢石
劉公碑蓋之湖劍踵是三劍於渭南

今官洗玄象南公誼正出蒐輯增損
未遺餘力先司成生平著作所存是
傳者盡出其手祖率兼五十七假殘
於地坼歿後廿齡幼子承彌稿多散
輒不存二耆諸先達先生三刻畢傳
之獨書翰則當時酬應諸作繁不勝

錄故獨是遺爾遺者自來失傳於世
顧存諸少寫傳之子孫從者深軼滅
沒土埋猶子承之謀置之梓顧念手
澤依然赤足棄置此刻亦猶赤陳棠
衣藏劍履者爾何敢以傳於世也司
成公近出吾門中鍾命連中道歿歿

舊葉陵東方內聞人讀其書人其里
脊憑而弔出者手墜脊界尺出封白
楊蕭瑟家脊讀書舊塾殘基破礎歷
歌於蓬蒿烟雨出巾巾蜀所抒者獨
以劍耳劍成書數語紀時俯仰盛衰
今答之感不歟不無卷一潛然也哉

萬曆三十九年歲在庚戌季夏中
濟宗孫庭諫稽首拜書於雪田別墅

後學歸晚謹書

司成遺翰卷之一目錄

與何太華中丞

與許少華中丞

與朝邑令劉君

奉吳柳濱先生

與易台山學憲

與曹東村監察

答潼關吳兵憲

答艾西齋兵憲

與楊南涯刺史

與任櫟西節推

與葛柳泉憲副

與李梧西都憲

與嚴介谿元宰

答吳兩池先生

與鞏昌李太守

答秦長史

答劉栢山郎中

答汪春谷太常

答康右川主事

答何月梧憲副

答王序夫明府

復彭大叅同年

答靖虜李僉憲

答王思質侍御

答長治令張栗庵

與潘雙溪大叅

寄喬三石督學

與東渭川叔丈

司成遺翰卷之一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與何太華中丞

楨自仰公名輒思覩其顏論今且十年頃入長安乃得遂躡堂戶侍几席領二華集神授暗合疑在色接揖進之外語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今見其人矣萼集來歸無日不望二華讀之已讀輒嗟悼憤惜逢人輒語以謂古稱才難後世益鮮有卓犖如此者乃令並耕岩下寄志空言豈不孤哉維楨蹇劣

庸瑣羞齒時髦辱公弗棄與之接引因布今昔感慕
之私明所不忘之義惟公亮之歲改即發北去抵京
再圖展候茲卒卒不盡

與許少華中丞

楨自龆年即聞關中有公屬蒙蒙不甚知慕乃後漸
長每從交游家索公文讀之如爛錦明珠海波山霞
即無具眼能知驚羨其時公走宦轍楨伏草野思一
就之未能既十年楨以執事獲從大夫之後而公又
退卧隆中藏旨名山訪劍搜環至廿載不遂寧無懊

懷我丹楨之詣長安也凡所接與之會誰者非豪然
心戀公豈以其慕父其見遠其志懶耶公論道持衡
不倚物執已停涵淵大莫可涯測使廷有狗監官無
妬眉韓魏將相之業不足論矣念往讀公文徒羨曰
少華公詞人爾嗟嗟淺乎覩矣楨惡陋自羞掩面而
施辱公不鄙晉之几席錄在追游顧今糜口五斗不
能焚珮相從畢我夙願將柰之何夫念平志隔咫尺
胡越道氣苟孚千里比隣公吾小子之知已也庸能
忘乎張生來布此沉積用訂後盟惟亮之歲改即發

北去鵠伺教言奉以就列西望雲空不任惘然

與朝邑令劉君

違來忽易節序懷戀可知朝邑故稱救土且俗黠難理今一振百新遂號嘉所昔人所謂能理亂繩者迺今幸獨見公誰謂民有良惡哉驕虜大侵聲動中原東北一面之寄咸舉望公鄙人忽擬出山苟圖祿養征期尚緩即當棹雪渡渭謁訪所思急則未能也惡詩二章載之軸用愧世之謂青白眼者日下霜氣淒涼各求加愛勉崇令德懼慚

奉苑馬吳柳濱先生

去年十一月楨以得告且發京乃令親韓承差至獲
奉翰教及遠貺越絕各域四年不審動定自旁訊所
得或云在平涼又云在家疑言難據因不致書然聞
在家言則私切慮之乃見翰使始知前傳在家者非
妄語然又解我憂吾師自佩金紫十有二年雖稱榮
峻然父守舊術誰能勿嗟顧今世事尚通鬼乃欲
直道顯行負氣仗義自致遠大萬不能也耶若高義
乞歸謝榮養親蹈古人之軌誠厲末俗耻競士自楨

所見則先生纔五十有三傳云五十服官政又二親康豫若昔安可遽休此語往嘗再聞甚憊茲不復贅乃固欲如願昔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者重本志餘也歸途行一月念此出處並重而俱難莫克裁定比抵家見諸友故出門下者數十人與商之皆曰子吾柳濱翁之所好者有師掩蓋不為伸又贊之歸可乎乃楨又具論乞歸大節所關甚重如此眾猶不謂然夫三人謀則從二人之言今言不當去者不啻二人楨安忍依阿承順得罪諸人也頃云漁翁秉釣軸

二十年知邑必不令更屈咄咄遠服與衆庸伍也奉
諭為巡茶胡君通意胡君故與善即湏命札然寔不
贊之去也久在外初還人事擁迫適韓使過卒附答
道述不盡十一嗣圖之

與易台山學憲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楨今謁告歸華州矣
華為西南衝塗每值蜀客輒稱西川之教士返于淳
文變其靡之兩者近世之通患乃公力獨移易若此
孰謂今無文翁哉姜泉南君出守保寧相見里中臨

簽申此問訊託往姜泉守南宮七年今調寔駭觀聽
故與同官知姜泉者能弗念乎乃姜泉固恬視順承
惟言入蜀得依台山見故人講官政幸矣他置勿論
可也即楨亦以為然功名之際騰抑淹速有數存焉
銖計寸量非傑也意公為姜泉惜或所欲聞併及之
楨公麼不逮恒人比歲愈下不足言

與曹東村監察

今公且及瓜矣按秦彌一歲所興除植作不知凡幾
而鉅且重者當必籍記為來者楷古太史氏職記載

論著之事謂彰往貽後也楨謗末乃塵典列公允建
樹固誠所欲聞也望行部祇隔一水然義不得往空
切傾慕耳私計得代當跳驅而東臨闢執別展此百
積既收稼復此甘澍萬姓以寧或云此兩隨公車至
理有然哉

答潼關吳兵憲

頃辱不鄙枉訊窮廬甚愧腐儒草具不能久延清教
歡顏承大撰紀述獎予溢有感悚如何公弔三烈祠
古風酷似少陵蓋陳情寄致有諷有刺不獨詞之工

已也乃公自白日持觀世有興是故發之味歌慷慨
豪激若此與操尺寸而量千尋之木者異矣致齋所
記往因沅溪何公之徵勉應之于時有言求脫不可
得竟以為石灾乃公命工搨摹數本見寄轉益增愧
也惟教削幸甚腰背苦痛日夜伏枕但臥誦公先後
佳什暫覺脫去罷誦復如故數日間思力疾親筆硯
盡和諸什函馳瀆覽惟拙故遲亮在不罪

答艾西齋兵憲

張舉人行伏城以書抵京師為言憐及窮途甚至感

仰楨與之同顧惟注想老親萬事都慵不能更裁申
謝使來奉翰脫寔重汗悚因使獲諗勤勞戎務外備
詰胡內難群盜日不遑處翰中所謂奔命艱辛此由
衷語也雖然古來立事揭譽之臣孰非斯履畏匿柔
脆纖纖若女子國家誠何幸于彼哉前月願一介使
迓老親去矣惟來期未卜公之念逮此非體愛周洽
者安有也寸楮論心未盡當有嗣音

與楊南涯刺史

在家滿歲奉愛非一種每有延接輒超凡例又皆衆

憮所出靡有責求此槩常謂今之世有公則萬人之人億人之人也別來數月乃無日不念南涯公自所與交游且徧四海若忠信篤敬誠未有如南涯公者也公年踰六十上事太翁不違志與兄弟居有薛包之行真所謂桑梓表士林雋也鄙人違親遠游又鮮兄弟代勤菽水每念一至若受創痍今僕來為省訊歸也附布區區若此忍暑搖筆不盡戀私

與任櫟西節推

別來數易炎燠懷望如何公之官與有司雖殊而事

上禮體不宜自異彼在上者柄權怙勢能妍媸高下
人蜀去京師殆萬里境僻人遠一言入輒信之君子
但自不失其內而陽與浮沉衆與俯仰則審時識勢
之道也僕骯髒鹵累與人多忤乃為公論却如此毋
所謂明知人昏怒已者耶資縣尹孟氏環者徃附之
書申訊孟氏在里中有名乃竟不第俛就此官僕誠
不忍竒貨橫置道側公念當與予同嗟獎扶掖自不
肯少孟氏豈可謂竟不遇哉渭南王氏到今才奮富
貴固有時當後誰能先當晚誰能速也

與葛柳泉憲副

東岡君至獲領嘉翰腆覲舊誼至今縊繆若此楨以
乙巳臘告而歸今年夏復還班列昔時故侶漸見索
莫每觸事輒興美人之嗟以為岐路蓬踪飄轉何極
榮淹升抑歲更月變而在內尤甚公今服金紫躋鉅
要而當時同瓊闥者樂快樂跌靜自循數可知也公
守郡才操籍甚頌者非一喙方今邊隅用兵執事者
將簡志畧不恒之士以任大圖艱議且逮公即欲推
辭不可得知又生長金城飽諳兵謀固人人與之矣

楨本謗細又違邈高人觀磨益少即志不欲下乃顧用無恥塞何以教之秋半尚多緒暑揮汗布幘不盡所欲言

與李梧西都憲

楨即不奉公顏色然竊慕願見之私則自讀戊子鄉試錄始也今年春楨且北來會叡州守高公到官高與公有親故言之詳細私計以為來可圖謁如夙願比至公領節鉞向中山行矣君臣之遘會朋友之遇合皆數存焉當集誰能令之離欲背誰能令之面也

方今國家將用兵西北謂空數鎮之甲而往也恐猾虜擣虛條徒而寇東則正與紫荆等關直策略知公所富有者惟練卒儲饟非指顧之間得其諒此槩于公懷深矣僕之言誠懼越俎念與保釐大臣通豈得作軟語効末俗態也家人歸載言于贊令過中山則上之明曩所仰今所望者如此

與嚴介谿元宰

自楨居南中且二歲矣蓋無日不以造叩燕關瞻侍台顏為念今夏五月幸蒙門下之德令從北徙再年

之慕一朝忽償乃得報甫十日遂發然念家母離背
日久而又重以失孫之痛既渡江北首矣乃復枉轡
入關聊展省慰且計因而扶侍俱北其本圖也不謂
登堂相見悲感橫集容脫齒豁白髮垂領降陟階除
失杖輒仆暮景類狀靡一弗備楨於是觸目怛懷悔
其遠離而計在終養然猶復逡巡勸請從宦飾治安
車以待許諾久之不肯乃始具疏陳情遣人馳上非
敢逋慢有所幾望也且楨自蒙門下知遇以來思欲
奮距著鞭少答萬一蓋未嘗一日忘也又惟仕宦初

志本慕榮達不願丘壑今茲所積祇以鳥鳥私情妨
奪大義此固士大夫所共知天地鬼神所共鑒者也
伏願門下覽楨之疏非在得已原楨之情非由偽托
隱軫慈悲令遂所圖此其恩德累重萬之恒品刻肌
刻骨死而不滅者也楨又惟古之報知已者進則勉
効功名列為國士退則論撰名德以貽來後皆非虛
矣楨誠玄廖即令之効世難以濫國士之林矣若令
退而栖遁家園則當攬采門下匡弼之業自身所睹
記及耳所灌注者將一一述之焉雖不敢自謂藏之

名山以待來世然與田父野老班荆坐談欲來觀者
則手授之庶與稗官小說類也楨懷有丹歎更無他
腸惟賜照察不任肝膽之切

答吳雨池先生

楨還關中居一年而抵京又一年凡二年不通訊牘
於踪跡誠闊絕踈邈然念未嘗一日不在雲中也翁
自獲嘉遷雲中復二歲履險茹辛比諸他郡勞苦百
倍乃猶株守匏繫與庸衆人伍何以勸賢豪也悵惋
悵惋張後湖至能稱說盛美誠有狀可指又悼屈傷

淹以咎歸于楨謂有師若此弟子不為章大者何夫
今俗尚委求旁通久矣即楨公言于衆安濟于淹者
命至數及抑者揚沉者浮天之理人之道也誌文父
稽此罪豈可文顧二年走道路比入京又溷諸俗荒
荒冥冥遂成寢閣頃承翰貺再督悚仄欲逃幸門下
有以亮我也

與鞏昌李太守

丙午歲損告在家聽過客談說河西之治鞏輒在口
明年還京師又明年會部使者自河西來問所舉則

稱公刺刺不能已公惇篤慎修士大夫多欽之乃在
官克自焯焯又如此今秋八月集吾同年于京合諸
司止三十五人餘皆守外服其罷休及物故者百有
餘人越十四載即無論離合沉浮而存歿紛異矣拾
遺劉君以茲感念乃重刻一錄具列事跡觀者有惻
容焉鄙人楨久塵詞曹一無表見不足為故人道也
節候向寒西牘又早惟厚衣裘出入俟膺茂祉懼懼
徃僕在華下會公之二子偕計北赴遞函貽書帶到

答秦長史

僕於時僕計且亦北以為秦氏二子必第冀見當附報音後僕之北也取道汾晉二子點額遂由河南歸長安世途錯迕不如所謂悵惋悵惋今年夏三子復抵京師相見得訊吉履完祉僕劇嘆之以為仕宦即致位封拜尊榮無兩然或及其身絕若蔡邕之以書史許他人者又何可勝數也數與二子晤即無論其文才積貯乃其器質安重山凝淵默真所謂千人之英萬人之後也同二子來者有鄧子鄧子之德酷似王子臯而符采更灼總之皆陸海珍也敬之美之二

子回聊此布答兼謝往答焉

答劉栢山郎中

今淹抑歲久他或位藩臬握郡符而公猶守郎署
柰何然以時揆數校日且逮援自簽第十四載矣往
又以讒謫公論在衆口竟安能積壓之使不上也指
以為今公論與公道異致持論平者手無柄把而力
能屈伸者又鮮克及逮此張子之十年弗調而潘生
之官序蹇拙也翰諭云南方卑濕母太夫人尤苦夏
熟思歸茲情楚卒人皆信之公且勉慰俟時將有知

我者為我心遂世未有不遇不與知已者合而能即
騰驤者也至謂上書乞休奉親自便是計卒不可就
楨鄙人溷跡詞曹誼合避道竊亦重勞志圖返鄉園
采蘭種萱悠悠百年可也計必不愜懷願自息今公
之情與楨何異第且安徐視時進止比年齒髮漸變
恒獨悵惋幸愛景崇脩各增令光懶懶

答汪春谷太常

計吏至復接翰教至稱引楨則目石為瑤指鷺為駿
誠恐不任讀之汗滌滌下也公家昆季並以才畧顯

名當世乃顧推轂賤子楨撫念身跡執獨擬明歲作
山中人矣人生進不獲見即退當脩業竟本志何必
遂逐哉獨念士峰公淹跡郎署十年甫爾少伸俄此
小抑即復還璧不足為悵世事紛擊浮雲變慙誰可
定乎近懷鄉念居半時托之咏錄而見我志焉幸削
正公子茂才若隨侍南京其語區區慕羨之也

答康右川主事

頃得公自新鄭所貽書因知行役所在為慰而東江
言公今夏仲可能畢事便道鄉井省覲則公私兼遂

當不謂獨勞也右川茂年俊才自德非薄然古興事
功者亦往往歷涉川嶺觸被塵露以為不若是外蔑
睹記內無參驗徒昧昧安以成事故詩曰脅力方剛
經營四方是也鄙人自在未試時恒自盟誓以為苟
竊一命不作尸食之夫何其壯也乃今坐費公廩數
百斛在位十有五載上之不能宣力服勤策勲萬里
已視初志蓋甚下之逐俗持祿又不能洗削陳墨自
立一家言固古所謂饕子也言之汗流至踵即擬謁
謝俟秋則計乃定本願在不甘空老與草木伍也讀

公為劉子悼遠語惻惻動我腸劉子坐謫無罪而他人嫁禍劉子以為有罪今且漸白當量移近地以伸賢者之冤其事始卒具答劉子書中劉子頃亦得便還里歸與相見當出書觀之劉子固仁賢士論共惜而公與東江友朋之誼一體之情即桃哀所謂生死而骨肉者誠時稀睹也敬之羨之

答何月梧憲副

仕宦之塗淹速騰抑皆命也即有以力勝巧獲者亦命宜然也今公居晉三年晉距京師不遠聲聞焯焯

繙紳之屬皆聞之而銓司將上下人才為務當必有
耳其調拜不及者此其故弗可究矣或亦命然乎仲
山君於鄉里非薄顧獨兢兢守尺寸考例循資求杜
口語而豪雋奇絕之士非用尺寸可倫擬也此說間
與仲山一道之未知其肯信不也秦人負氣強盛克
任大事平居榮寵不逮其躬若時有紛糾非得秦人
則莫以解也方今諸邊不靖而東北之虜尤桀不逞
南北一時鎮督諸臣數易數不濟事至以上厯主
憂下怖群情本之初乏才畧冒躋壇壘巧者脫難遷

去拙者敗往往是矣異時伏鉞之任我且瞠目望公也高平令韓君還便附區區報嘉問焉俟使回布其他

答王序夫明府

自入今年坐不得便殊缺通訊然念未嘗一日不往山之西也渭濱翁致其仕而歸斯完始終之休矣吾兄為渭濱翁之子翁以有令子乃拋綬徑往不一掉頭顧今所為體順親志而彰闡光烈者宜如何也頃奉札諭以為吏民相安上官無忤夫為政而至信上

帖下即可謂才吏可謂治邦何更他虞哉第保終之道恒難而美服人指標的樹而衆夫射之人情忌勝大都似此吾兄植性剛方誠不能為熟軟而忍性抑勤遇事緩發亦知能事幸聽之勿迂吾言也彼怨家憚威服庶伏不敢肆亦懷毒蠱伺時耳于此委照曲防焉方山入京數稱襄垣之政以為方山宜佩絃吾兄宜佩韋斯言不可易矣鄙人少兄二歲而衰憊過之秋來將老母作歸計旅山終老矣在兄前不浮言相謾方山當識鄙人意也老夫不能手作書目眩指

僵頭顱盡改昔觀言之惄然

復彭大叅同年

頃使者果至上疏請歸賴與東野君議以為質貴審
始未計可成不可成乃始上疏宜也誠使者勿遽上
吾將思其便使者亦以吾兩人者言是且趣吾兩人
關白少湖公借其力成所欲賴又謂且遲之適聞有
河南唐憲副疏已上事體與此相同觀唐消息則知
我矣已而唐疏格不行而使者奉疏來又不肯輒罷
必欲上之以冀萬一日趣吾兩人詣少湖所吾兩人

者未間也他日遇少湖公于塗少湖公駐車問彭君
何以有此圖吾為大臣職在登薦賢才不勸人休止
方今多事之秋而彭君雅號鴻才豈宜如此但已吾
無為與是謀矣言已即行越二日吾兩人始詣白事
曰彭君之孝必先生能成之今所仰累者獨先生一
人耳少湖公持前言不變說久之乃許令使者上疏
及疏下部竟格用唐子例不行此非當塗之人抑君
故使弗遂實為人才難得為固惜若此少湖公之論
衆不可盡列其要言則謂彭君年四十其父母年各

七十餘假令其父母至九十則彭君六十矣老而不
可用也不亦可惜乎此于公甚篤愛矣無所私媚也
楨嘆息累日世人愛才復有如是者乎楨以老親繫
戀家園不欲遠遊且計秋盡西還庶愜願欲菊黃酒
自當候行部旌旄于華山下共斯懽也暑劇敷陳莽
莽恐悚

答靖虜李僉憲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秦地邊胡至要害者
莫甚于延綏而延綏屢被虜患至要害者莫劇于靖

虜營十路前是守斯路者職在專餉而軍食常不給
以故任虜出入不為禦問之則藉口餓夫不能當強
胡也自公任事士飽馬騰虜亦不来本之則餽饑者
力也故今邊堠道戎事輒稱公不輟口誠感之也誠
思之也凡士成大事立大節者未有不卓犖表樹者
彼便猥披靡之夫焉能有所見也往公為水部郎中
與司空爭力別清濁不肯染指鼎俎中一時士大夫
皆壯之不獨今在陝服爾也事屬國計邊略人効籌
策則是非相錯爭之乃所以求是也苟爭其是智者

且服而又忍妬害之乎使者言甚具乃公慮之過也
其安意奉職竢承後福勿疑茲貺我者在禮又過也
念自遠地至情浮于物倍拜而對使還為報謝歲晚
卒卒不盡所欲陳幸煩察

答王思質侍御

湖廣錄至徧讀之文皆善美視他省殊異已而士大
夫通稱之乃後傳者言盡經公裁定以故章章如是
云於其中尤最者則首序及表寔近時稀睹也公按
楚部賦不類流輩乃勤文選士又復絕尤焉則古所

稱兼材上智信公足當之矣敬之嘆之今士大夫稱
楚有二絕言公按楚絕喬君三石提文柄行楚絕也
僕與喬君共土同術祗少喬君數歲耳喬君行業聞
望傾動一時而僕徒守閭局未監咫尺之熟著在人
口齒髮漸改少壯舍我去矣每念一至輒計歸伏林
坳為賢哲避路旋復以五斗奪之遭延歲時虛糜大
庾望喬君風流汗至踵豈為謾哉公雅知不肖者胡
用為教恒人之情則護所短見所長僕弗敢護公其
引而進之不也送錄使回附此還報併展中曲如此

惟財察幸甚

答長治令張栗庵

甫一再晤輒復告離悵惘悵惘王襄垣者僕自童年與游知其為人也負氣任真為士時自以青紫顯庸之業可以芥拾乃淹抑二十年始得釋褐可謂困頓矣比既領宰襄垣僕以為年加智長當必善治日夜幸其報績入也顧復中傷害如此襄風俗不良固其彼人恒性亦王子自致之也邑有大夫有司豈得弗禮弗禮不可矧又抑制折損之乎蜂蠻有毒人則可

如此固怨家肆整時也于誰乎尤僕以王子在襄垣
振起頽滯偷俗漸更服官且三載不市一物不製一
衣可稱豪雋苦節士矣鼎鑄尚有耳豈以監司諸君
而不加省邪僕鄙細驚下不為時髦重故不能為王
子明公道以白其冤所賴監司諸君皆哲達有名竟
可庶曾參之不殺也奉翰諭鄉土休戚之情懼如骨
肉顧僕竊怪王子執法大堅不通時變自令受困方
擬走書責之柰何與明公道也貺惠遠將高誼在念
匆匆附謝不具

與潘雙溪大參

襄垣令王子尚禮者僕童年交也與共筆硯者十年所其後復同計偕僕與令游久知令為人方正堅直不能依阿媚時僕實兄事之以為難獲今聞其在阨中問之乃竟以方正堅直得罪人情怨家嗾奸民使訟之計必敗令即不敗亦必使去襄垣不欲復寧以快其私云王令自阨中貽僕書云今訟我者人命汙我以科歛數事耳斯皆有跡可考案得白又溪翁雅知我治襄垣事且有鄉土情足恃無患獨無柰怨

家佐之何即訟得白若移我去襄垣是遂怨家之私而罪執法之吏矣子既知我能無為我明其志乎僕觀書詞甚苦切則大傷悼而悲方正堅直者之不合于世焉僕竊度之公議移令去襄垣者為厚令也謂即失東隅猶可收桑榆之效耳令自以為治襄垣三載殫力苦節期以顯功名于一旦也若移而去襄垣則羽毛損傷不能扶搏安有桑榆收哉顧事在彼中機在門下料量權度自能置令安處不使阽于危也僕復何云關中人士升進者無幾何而折傷者恒未

休劉君西崖近又以言者去亦挾持之者亡有也王
令幸值公肯挾持之苟令得完如故物亦為鄉里謹
一才也感戴不獨王令一人而已僕言誠越俎顧情
激義切寧能嘿嘿惟亮察勿以為罪

寄喬三石督學

去歲兩接翰諭其一則感事以明志其二則伴楚中
鄉錄至者并以不得便不獲報謝然念在耿耿矣惟
公聲稱具在海內人士之口一夫不能加損往賈子
注意抑折也知者不以為惑茲玉監察者來盛有所

論推謂冠絕一時矣知者亦不以為異何者乃其真
積實累雅信于士大夫也頃聞執事者議且虛內地
清曹處之謂資遷序進乃常調畜常流者非以待豪
雋也然哉然我始得楚錄讀首序即意謂出公手非
他士可能已而問之果然因又得論表二作及楚騷
一策皆自公手出也斯錄至諸省錄皆黯然喪色矣
以有公言在其中也言無貴多明珠照室即一枚足
矣瑟瑟滿百何有也僕守官詞垣莫有表見為當世
重甚貽交游之羞矧又年加志衰自安尺寸徃公擬

我以洪造進我以古人斯安可能哉入今歲來歷春
徂夏日在座溷偶從吳周峯氏家得楚使還者附言
申慤併錄一本備覽在錄第五策僕手出也其教之
懼懼

與東渭川叔丈

遐聆叔岳以大孝綜大事敦與勵俗風傳上國不肖
弗獲執紺輒自愴然竊呀不肖庸駢自垂髫時叔岳
誤認可愛尋今浹歲奉援躡之力而荷潤澤之仁不
衰洎北上荷德益深舍弟去曾將裁謝忽復春暮節

序易流如此體嚴迥甚促晤語未偕輒爾告離客裏
送客於人情何如也

司成遺翰卷之一

司成遺翰卷之二目錄

與汪春谷太常

白李鳳岩太守

答少司成盧浚卿

與南姜泉太守

與傅應臺巡撫

與艾西蘆巡撫

與姚維貞侍御

與艾西蘆巡撫

與汪春谷巡撫

與陳巽齋侍御

與謝與槐藩伯

與何太華總督

答長子劉令

答孫用脩侍御

答黃雨田少叅

答李雙峪提學

答何太華總督

答毛政王都憲

與段虛川兵備

與胡兩臺刺史

與姚維貞侍御

與孫季泉少宗伯

與周吳峰臺史

與孔文谷督學

與趙驥山同年

與黃兩田少叅

司成遺翰卷之二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二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與汪春谷太常

歲華數易晤語未諧柰何奉常古稱清階漢以居叔
孫氏於時稱為儒宗今公守奉常幾年矣久而不遷
豈沾戀清階不肯捨去抑南中儒者宗之不肯遽釋
公孫氏邪博笑如此僕今再叨南宮之役顧識謝張
華安辨劖色慚負慚負自出簾來屢以錄覓便求寄
竟無順毛茲因項子南還托致之幸亮在勿坐我踈

急罪也錄中末策出僕手論議文采一無足觀真所謂瓦礫廁群玉也其教之懶懶

白西安李太守鳳岩

往歲眷來猥荷高誼業已為書申謝計徹台鑒同年新豐趙伯一含冤未伸歷有歲年今公在是正倚昭雪不宜念舊惡也三渠先生者新豐姻家也相見輒以為言湏念之裁之新豐為人好高使氣然其中無物僕每見面罵之數其往日狂悖之罪趙子亦復悔伏自咎矣本乃豪雄避難殊方今形容枯槁意氣卑

餒與困鱗無異可憐哉附此云者欲公知今趙非故
趙且寬之也

答少司成盧浚卿

公貽他家皆懷簾堂集獨橫樂府又善本甚慰顧從
他家見懷簾堂集又有獵心病癖在卷帙至若此吾
兄何以療之五月間安福王氏徃南中附言述意大
槩明非人不宜南土及到南土便不得還北翼導之
者少也今右泉先生北人也又復詣南中兩公氣味
習尚種種皆同相與朝夕可以忘南北矣鄙性好游

聞人談吳越山水輒沾沾喜然未由至也六年不相見我鬢班班變矣乃日玩弄筆硯猶尚支離竟安所底止也言之恐愧陳平岡年兄幸得同城夙好彌敦新詩相續可知也見為道悃尤望和篇將及不盡惓

卷

與南姜泉太守

頃者虜騎南侵徑薄都城平日議弗逮此卒來卒應種種失措天子怒誅不任事之臣而議者始訊及秦中士以為可任事於是以艾子守紫荆起何氏於

家矣間有議及公者　國方急難人臣有能則効之
僕食大倉之粟百石餘徒令軀幹偉長耳今茲有事
安補也言之愧汗奉公覲常侈附謝不具

與傅應臺巡撫

使至奉翰諭亹亹數百言若謂楨狂愚而敢于直遂
者此僕之罪也夫僕以為今俗喜佞好謾而崇峻之
階逆言尤不至前以故遂非而自可耳今公本豪鉅
特異而尺寸之士持繩檢相尋斯固所以忤也僕所
與衆論者足信萬口第於公耳稍逆幸亮之可也乃

者虜害及于郊畿天子怒誅不任事之臣詔下所司選能任事靖大難者而臺諫兩省通上封事言公可任事能靖大難徃日尺寸之士持繩相尋者轉復推轂孜孜矣乃知楚劖吳鈎不遇斷割其神無見也嘆之嘆之

與艾西麓巡撫

頃公持節鉞而北也屬虜來事急群心鼎沸在槩寧獨晏然其居不造公舍行又不送之郊率皆坐此能亮之乎今虜十全旋歸大羊遂利計且更來紫荆以

南尤所甘心公負當世之望抱匡國之忠幸思所以
弭患立功者可也楨碌碌守班文墨文墨之議罔裨
時艱及睹在事諸臣類多道傍之謀莫有主畫一之
論仔肩國是者日月迅速邊草易青胡騎風雨來去
不期此昔人所謂可長太息者也方有他懷言不盡
指

與姚維貞侍御

頃者持斧入關乃即枉訊寒門則公信篤舊誼然非
區區所敢望也人自鄉中來者云入關時百姓望見

風采或至耳語以為今監察非前比幸各圖自全毋
觸法網此豈非君子之道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邪
嘆之嘆之秦法自古稱嚴抵今用嚴則治少弛則解
且放矣公詳審密理綜核不爽徃按山海見之於治
秦何有焉方有校武之役卒卒不盡西土寒早惟厚
衣裘加餐飯以慰所思惄惄

與艾西麓巡撫

適賄疏草在事體固湏如此安有身當一面乃持空
拳而守紫荆設有不虞虜馳一騎闖關而入何以禦

之公請本鎮兵馬歸營操練每年防秋暫移近地應援拱護神京此既不失已亦不失彼上將至計也思見尹子趣之令覆而卒不可遇數日內必語之矣小阮不告而南使僕含意未申何也云當更來容嗣

布焉

與汪春谷巡撫

秋時幾擬脩候坐乏便輒止既而值虜警至京師震恐僕徒隨衆遂乘城駭嘵虜來自來虜去自去也因之想念故人才士與謀上計而諸各天涯末由商

論祇獨抱偲偲耳僕典在筆札積有歲年尚不閑于詞藝之道又誰講戎馬之畧哉乃驅而使之校武與所習殊背所策士者未中肯綮所條對者未中機宜布之海內適以暴醜而賈笑耳吾兄手錄而留覽焉乃知鄙言之非謾也近有日者云令弟七峰君乃馮唐後身則毋肖似之乎附此博喙

與陳巽齋侍御

乃者黠虜躍馬直闖郊關莫有與之博一創者彼智漸長我軍殊怯將柰之何公夙抱朴忠雅習戎畧既

身繫遐陬心實懸于
闕下計當安出言者孰是幸
有以教我也僕性賦闇劣未睹國家之大計偶叨校
武之後所策士者皆未中窾所制作者皆未中律顧
錄成卒不得匿醜傳之人人賣笑市輕盡在是矣言
之汗流至踵

與謝與槐藩伯

往奉公桂林書而桂林僻遠便使不數得因稽未報
母遽坐僕志舊故也前翰云桂林歎蒸不可禁今遷
大梁大梁更復塵沙南北經涉不離辛苦廿載榮名

尚守薇垣于人情何如哉自公兩握文柄雄視詞壇
遂以才聞當世乃其幄中決勝之籌闔外麾旄之畧
固自負竒他皆避舍第莫由張設遂掩不見世徒曰
謝公詞人耳淺孚賄矣今黠胡縱橫謀國之臣計所
能挫虜者乃徵引捷才雲蒸虎奮集之 闕下竟獨
不及公私與沃州呂氏嘆之以為昔人抱璞投珠之
喻言非虛立事有固然若謝公者是矣別來六歲世
路物情屢變屢沈即有蕙蘭茲亦化為蕭艾士之處
世豈不難哉僕秦之鄙人也溫竿 朝列恒抱厚顏

進不能有裨退不知所決遭延歲時隨衆逐逐待戎事稍解國慮漸舒則投劾去矣非謬非謬

與何太華總督

昨為報書甚忽遽使者立取不肯少稽半時草率布詞間亦有足采者豈翁所謂無的妄射矢之所至皆破秋毫者耶今來轉餉者王序夫氏固司計大臣援尤以徃謂翁負才鴻鉅調度非常非斯人莫可使者顧翁疏請運糧工所以便支給而工所多山谿不測莽莽沙場耳峙疑于此則毋誣盜乎王序寔切憂之

楨以翁自具善裁不至貽戚今往當即面圖可得指
要毋空懷皇皇也王子聽之喜王子吾邦才士是來
見翁者若持面就鏡妍媸立辨鄙言斯以贅矣凡觀
人觀友王子既與楨游父即可知槩鸞鳳燕雀非同
巢者附此博喙惟亮在不罪幸甚

答長子劉令

客自晉中至者輒稱長子之治以法不近苛寬不淡
縱吏民愛戴視若慈母此近世所稀有也時俗方刻
厲以鈞奇脰削以自潤蓋九州一軌矣乃公獨循循

雅飭不與雷同明日天子徵問治行卓異者以充侍從獻納之司即釋公其誰當也僕自叨偕計於時同賦之士非少僕獨私嘆公之沉篤力學不厭即一第何有乃竟不售而復令枳櫪與常流同官每念一及未始不擊節而嗟頓足而憤也公所挾持積貯皆古人道法顧政尚近民俗貴變通乃所謂良吏也僕誠眷眷恨不見公一舉冲漢比翼騰翔也萬惟勉持初志益增令名以副企佇

答孫用脩侍御

使至得知節旄已駐江西以公之才自足效後成事
乃顧偲偲於往迹之求遺模之講此則冲虛自持冀
圖善不必已出耳政因俗革事以時易苟便於國即
過苦無傷也何舊之間哉彼按治部中者責在便民
今公奉役補伍責在便國所主各異亦惟簡書是執
而已大江之西多水未夏即燠惟慎夙夜省出入慰
此惓惓奉翰劄問益不穀不穀益何云

答黃雨田少叅

徃從王大曇氏得所貽嘉翰方計具答乃使者不相

見輒去音訊久缺坐此耳其後聞公以一身羈齊城
不將家隨何謂也人言今秋且代張後湖入京督糧
審爾則不患阻絕有聚首日矣今山東藩臬居多秦
人而書庵公又雅所與善旦夕相見宜泄宦况道叙
鄉懷亦可謂嘉邈遊也書庵翁科第三十年歷左右
轄逾五禩一時外服重臣資望深厚者無出書庵公
上者顧守株與追逐者均之有得直遲速異耳頃之
且當興也親見執事者論之以為淹屈甚矣豈更復
沉沉哉李雙峯者同年中德人也情好最篤然規勵

相持之義崇可少也徒乃詎詎徵遂外示密契而惆
悵未展與凡交類矣傳彭原長者僕所景瞻相晤為
道惓惓趙子文海本善宦凡所過多有後言為之慨
然既有共土之情吾兄其乘間勸之能增埤新德致
有令問不難也頃值便使卒卒附言如此若問區區
近獲則驚下日甚而人之刻責我者殊非素習引躬
自退既不可進而効志又未能且柰之何柰之何

答李雙峪提學

前奉書貺乃貴邑人自山東至者其人不復返山東

且欲申報靡由今書庵公使者便因附訊私且謝軫
念焉吾兄炳文且滿三載于例當遷每見唐狀元便
道及之而狀元以為雙峪我業師亦銳身推轂恨不
一蹴至萬里也山東士夫頌公盛德舌矯然而不下
人情若此吉事且欲及矣每見大麻翁輒問雙峪近
履如何僕對以為若問雙峪近履則閱卷眼穿巡歷
足爾翁若有善圖則雙峪無斯近履矣周石崖憲伯
僕與定交蓋十五年所甚敬其為人也廉而不矯介
而不流直而不許高而不亢有君子之行焉中間屢

三言
卷之二
朴屢興無損完璧乃今怨家中傷之鼓動唇吻而聽者不察遂置論列指蘭為蕕不掩其芩誣璞曰石剖之斯見石崖固宜自信苟一動顏即愆素養矣晤間幸一道之

答何太華總督

今秋虜酋徙幕而北不敢窺邊內者則翁調度之力早見之圖朝論一口稱之他人藉其庥乃奪為已有曰羈縻之效也朝論復以為笑假令翁于其身首建議築邊時得盡行其說即百年安枕可也顧目

前舉措率塞鑪救痛未始有三歲之計則來歲瞽眼
又至固湏圖所便也東征一疏所謂止亂于未形消
患于將萌哲人之曠覽忠臣之極慮非邪一時士大
夫遞相錄誦以為可與古人罷珠崖釋南越二疏並
傳于無窮信矣信矣自翁履鎮諸疏咸嘉獨此指陳
利害明白痛切即令與癡子誦之亦無不愀然動容
惕然改慮者况士人乎諸鎮官屬依翁左右而蒙其
撻蔭走使徵詞于楨為翁稱壽號曰稱壽實將紀述
勲烈垂法永久志弗忘也楨亦不敢以不文辭乃翁

畏忌謝避欲易壽為贈違諸君志遠矣今夫農家歲功既畢則稱觥登堂云以壽其家之大人矧今身都將略東北一函晏爾戢寧禾稼積場牛羊在野此翁于其境有保衛之功生成之德安可以弗壽也諸君之議良是旦夕且構思尚未脫筆誠懼乎模擬未似紀述無當貽諸君羞也

答亟政王都御史

今公身任彊理之責驅馳東西漸就緒矣然斯事湮廢久遠號稱難舉乃翁竟舉之本之心性忠堅耐事

又法行不驟民罔驚擾以故章章集也自有虜患來
用言者盡脩舉非一條獨茲事因公奏其效耳鄙人
懶不曉事坐守在詞曹益復少練但賭得人則事多
功不得人則成事亦隳恒惄然嘆焉公其僕所雅依
慕者見客談叙勞績獨柰何不喜云旌節駐太原時
復移鴈門往來無恒處今奉翰劄從太原来語不及
警知暫獲休閒也開歲又湏料理戎馬之務得公就
屯功給食真可收士歌馬騰之效哉臘盡寒劇塞上
尤深惟加衣裘慎眠食為國愛懷懷

三言一月正車二卷之二
與殷虛川兵備

僕始入關時實計展謁門下庶慰眷眷之私既入乃夜而歸人望見鄉山恨不羽翼至乃遂發去則初願違矣且謂華當孔道或能拜公于行舍不則僕有頃當復出關則仍于關下見之也抵家五日將擬申致悃誠明所不敢自遠賢者之意乃勤使使枉訊脩之腆儀是重我愧悚也僕華下鄙生隸公治內頃見里人談述風槩以為吏治不擾豪猾無敢掉臂于途此數年一睹也得見欲為土人謝之鄙人久塵詞苑不

能成一家言而國有戎事又不能効鉛刀一割之用
則我乃大庾一鼯鼠矣今公所獎予我者殊非所敢
聞也面瞻有期光此申感惟合亮幸甚

與胡兩臺刺史

頃者里人至京師者輒道下車新令里中骨點喘喙
亡匿蓋三十日間而輶俗頓洗矣僕以里俗所以弗
美者奸吏舞文而大猾掉臂也其言閉忽能惑觀聽
智又足以蓋繆文非且以其間含沙射影橫罹毒痛
者非少過前大夫務寬大不欲仇民乃顧或中之彼

其人若虺蛇然一日不蟄人則加妻草木寧知德上
武故僕聞公之聽斷刀分酌接響答皆所稀遣皆不
以賀獨賀情伏不軌之能謂若屬既創則間里之爭
訟息官府之案牘省矣初牧郡閫中最號嘉所四民
各治本業重孽觸禁間有以言侵上者親戚絕不往
來其後俗變嚚訟不止里中不相非在上者憚不誰
伺日月漸靡遂稱惡土繼自今當更還初美矣束薪
不籍操絃不嘯馭民之理如斯而已惟堅持初度永
副民懷懷懷

與姚維貞侍御

今公按部至華下諸司百姓赫爾具瞻乃肯甚自挹損必展平生之貌誠非鄙人所敢當然公重故忘新此義近古人矣感嘆感嘆與公別可二年所乃一旦得面為慰至深顧倉卒逢迎殊缺展待所歎在此耳公次華十日過而訊寒廬者四初睹時風骨尚稜再睹頓改三四睹則色澤華潤比之溫玉此何以故也乃公持體大嚴又用心大密泉水類酌有頃而渴矧夫人精神乎此公所以病而臞也適與鄙人會得話

中曲叙辛勤猶之壅澤今朝始洩又安能不肥乎華
郊別時神采益倍鄙人誠甚喜之昨學官嘉宴諸生
觀者皆羨以為盛事又皆謂若竟以公之力得遷學
宮令恢拓更新也百世之下有百人興焉即百人德
之也萬世之下有萬人興焉即萬人德之也有司奉
公諭甚謹必不敢怠但猶湏督責之耳入省即庶務
關心惟公斟酌緩急先其大者勉力加資積貯精神
于校士時用之斯已固致又此喋喋焉累使來奉翰
劄乃歸德鄙人惶慚惶慚華下諸事以鄙人故得寬

毫釐附此申謝不能盡不能盡

與孫季泉少宗伯

自抵家來兩奉翰劄並有懲惓之情即公不能忘鄙人則知鄙人且萬此也涿州使回附申廿年交游之誼彼其指已槩具矣更何言哉今者鄙人南徙甚諳素欲人言南中蒸溽往者多畏苦之而楨殊不爾天下萬事皆習慣能安父之且稱便也老親得歸懼甚然憚暑不敢請登車無何涼生耶戒僕夫輦與俱往矣所諭竄易傳文三節乃僕細觀帖說誠不按實顧

父客歸來人事畚至猶之培草已除更生中情溷襟
不啻潢潦又柰何能定草也杓受命撰文乃優游不
即事比既在旅始為之固宜論叙不中指也即復卒
卒應教仍坐未安留院幽適客居其中者塵慮一洗
至則引筆先試此也公文章宗伯習構文之要豈謂
我給武出京僅兩月便多紛然之故今湖翁老先生
既入贊政府以次且當逮公即欲遜能乎又大宗伯
以南野歐公代矣南宗伯竟屬之何氏若公肯就鄙
人得共朝夕甚幸甚幸別時曾許貺我以大篇今不

至而東野公首事倡言以時計必斷乎詞林諸什故稱比之探珠相見幸為鄙人一一問之可乎洞山泉南二兄審爾南後當拿舟先候于白下然兩君久之不遷官何以也有懷如海筆不盡述柳使還聊布之耳

與周吳峰臺史

里中衣冠居京師者非少至所與共休戚傾肺肝要之百年而卒未變者不數人焉浹歲以來公所勸諭期冀我者何啻骨肉之愛兄弟之親楨嘗私自循念

以為公生在季俗末流而負古人之槩苟積不先蘿
露晞當圖所為報也積今者南徙與足下遠甚俛仰
今昔喟嘆螺口非交遊之難知已之難也足下在關
中聲名早振厥後積乃興今棲官階再轉而足下猶
守株幕史所謂尺短寸長何以勵豪雋哉足下逸材
絕塵時輦罕與伍六翮若具無言鴻鵠不千里也自
入里中人事困我甚顧左右又微可與語者益復苦
之乃知晉人停雲之想夢寐之求非謾傳哉始得徙
時本圖輒赴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蒸暑怯而

不敢戒僕夫且坐而望秋非耽吾土重去也或言南
中暑長秋深猶未減宜且緩往楨以四序環來既抵
南中又安能却謝祝融使避而不至也賓鴈起日則
北客與俱故情若再幸惠德音臨別公眷眷之誼至
重此固交游恒調耳故不言謝非忘之也

與孔文谷督學

往與槐公入關而次華陰也雨中望嶽貽詩見懷僕
旋和答之而與槐又令有司具軸索僕手筆焉是欲
暴醜而著我駭耳僕以玉不掩瑕君子見所短謂造

物鮮完理也遂捉筆書之五月間虛川殷公秋渠張
公同寓華下要僕集城南園亭而張公有詩詞指雅
妙和人著句誠難乃張公固請和之僕不得已和焉
今二詩并登一紙呈請覽削誠知嫫母之陋天定弗
可易矣然以施粉黛飾棠衣令蓋一二必如何而可
自抵里中日坐塵溷藝業棄如遺簪二詩皆督逋就
之也以故益陋若此耳南圖待一雨洗暑乃發炎江
湯沸望者却步僕安敢輒往乎

與趙驥山尚年

往辱使問於時草草附謝乃後日坐塵溷不能遣一
介走報門下私計卒有一面之晤故且待之節序流
易遂抵于今又復謀南征戒行李矣西望新豐僅百
里許乃羈而不得造悵惘悵惘茲具儀申致區區并
請後時之罪惟門下有以亮我也聞前誣亦既白矣
乃久而不見斷者何也人言公以怨家肆毒之甚必
欲反坐乃已審爾則誠無了期矣夫人心孰不欲脫
罪自快哉身自登岸而納人于津則莫肯半心焉今
日且當洗誣解法去已怨家罪狀付之官司我無與

焉如此則且為決矣且公三子皆英妙之年讀父書
一日不勞則妨一日之業又下吏對獄參坐若事柰
何不早令脫也斯言殊忤公指然有益於趙氏他人
之意遂非卒之為趙氏祟不可弗察也將作南客與
知已漸遠音塵不易通故此喋喋任伯玉道率可哀
豈一方之氣數然邪何宦者皆不達也董解元後才
又公門下生其語以勉致青雲武功名之際固湏本
實亦視福相若宋充之者翌日必達厥相非庸庸也

與黃雨田少叅

往公在山東時恨不縮地展平生之歡既幸入內諧所願矣乃僕忽而遷徙成各涯之別浮踪飄轉比之蓬科豈不信哉別日諸與僕游者咸依依戀戀而公獨萬之恒情此非有緣飾也僕性愚鰥公度優閒兩不相符誠兩能相重二十年來交好如一日也桓山之鳥尚悼離群矧吾二人者乎人言南中溽暑客游者甚苦過夏僕今且淹里中望秋風來老親在行不任炎燠即欲發未便也頃睹邸報陞調頗多尚猶滯公不拔末俗委曲雖有賢哲不得徑超公守一意不

肯變安能脫淹頃哉功名之際騰抑淹速各有其時
未至不能引使前既至不能推使後也幸公安坐以
須其至焉鴻鴈起時僕當抵南中江海羈孤幸惠德
音

司成遺翰卷之二